

徽南京

漂泊在故乡

薛冰 著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微  
南  
京

漂泊在故乡

薛冰 著

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东师范学院出版社  
桂林



漂泊在故乡

PIAOBO ZAI GUXIA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泊在故乡 / 薛冰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 
2019.2

(微南京)

ISBN 978-7-5598-1383-1

I. ①漂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301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 )  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(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邮政编码: 100176 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5.375 字数: 90 千字

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5 000 册 定价: 36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薛冰，原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，现担任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城》《盛世华年》，书话集《旧书笔谭》《版本杂谈》《旧家燕子》《古稀集》，文化随笔集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《书生行止》《饥不择食》《金陵女儿》，地方志专著《南京城市史》《格致南京》《读南京》等50余部作品。





## 目录

|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前 言   | 001 | 夫子庙 | 062 |
|       |     | 明故宫 | 072 |
|       |     | 清凉山 | 082 |
| 海陵洲   | 005 | 丁家桥 | 095 |
| 汉西门   | 017 | 肚带营 | 109 |
| 新街口   | 030 | 颐和路 | 124 |
| “三层楼” | 041 | 堂子街 | 137 |
| 大厂镇   | 050 | 秦淮河 | 153 |

## 前言

这是一本不免被看作怀旧的书，况且作者是一个年届古稀的老人。

其实我一直不愿意去写怀旧文字。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”，并不是一种值得仿效的生活状态。尽管怀旧似乎是老人的标配，但我觉得，老人也可以不拿怀旧做标配。

年轻人为什么不怀旧？通常的解释，是年轻人正在朝前走，时时刻刻可能遭遇新事物，需要处理新问题，顾不上怀旧。老人呢，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，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再唤起心底的激情，倒是从早年生活的回忆中，能得到一分温馨的抚慰。

更有专家从科学角度分析，老年人的记忆特点，是“记远不记近”，身边发生的事情常常记不住，儿时的事情反而

记得清清楚楚。这道理我原先是相信的，听老人讲他们的“想当年”，听得津津有味，可是待到自己进入老人行列，却开始产生了怀疑。至少到现在，近期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得清，两三个小时的讲座可以不用稿子，倒是年轻时的经历，或朦朦胧胧，或散如碎片，须借助日记、资料或别人的补充，才能渐渐明确。以我浅薄的科学知识，不禁要问，人类记忆力的衰退，为什么会是这种有选择性的衰退？人脑在进化过程中，怎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奇怪的能力？

不妨揣想，老人记忆力衰退是事实，刚刚发生的事情，记错了说错了，因旁证众多，很容易被别人发现。但是三五十年前的旧事，即使当时的见证者尚健在，此刻也未必在场，既无人指谬，众人只能姑妄听之。倘若说话的人德高望重，听者自然深信不疑，并且有一个专名叫“回忆录”。以我的阅读经验，同一作者的回忆录多没有日记、书信可靠。然而在亲历者缺失的情况下，它就很容易被当成事实。谎言重复一千遍，不见得会成为真理，但谎言坚持三代人，就有可能被误认为信史。

由此看来，老人的怀旧，仍然是一种创造，不过已不是瞻望前路或改变现实的创造，而是无力面对现实、只能回望来路的创造。他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慢，活动范围越来越

小，接触的新事物越来越少，尤其是固化的思维模式，戒备以至排斥新思想、新观念，于是只能在回忆中，将曾经的旧事按自己的意愿重塑。怀旧者经历越多，编造就越圆满，活得越长，能道破真相的人就越少。

这一本《漂泊在故乡》，与此前的《饥不择食》，都免不了有个人回忆的成分，但是其主旨，则不是为了记录个人的人生轨迹，而是想为我曾经历的这个时代、这座城市，留下一些历史记忆。书中所描绘的重点在于客观对象，也就是我曾经见闻、记忆所及的城市景况。当然，我的所见所闻或涉偶然，记忆也不敢说完全准确，但正因为是客观对象，人人可见，人人可说，故可以与其他人的记述相比照，即有偏差，也不难纠正。

《漂泊在故乡》这个书名，是形容我在这座视为故乡的城市中曾不断迁徙。六十多年来，我在南京居住过的地方，长期生活、工作的地方，竟有十几处，而且散布于城南城北、城东城西，它们各有各的面貌与色彩，和我特定的人生阶段紧密相关，形成一种文化定格。我不能说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这就像一批年深月久的老照片，它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全面记录，但肯定是某个时空碎片的准确记录。它为

这座城市保留下若干生动的影像，或许能触发更多居民的类似记忆——同一时代不同地点的记忆，同一地点不同时代的记忆。如果大家都把这样的记忆贡献出来，我们就可能得到更为完整、更为准确的城市印象，更为真实的城市历史。

这一套“微南京”丛书的设想，就是能让更多的人、从更多的侧面，说出自己的南京故事。所以我乐意加盟，为读者奉上这样一本小书。

正如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，人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座城市。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，亲历了故乡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，不要说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几个月不去一个地方，很可能就完全找不到原先的印象了。城市的急剧变迁，故乡的整体异化，使居民失却了乡愁的寄托，导致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漂泊感，而且是永无归途的漂泊。

如果说前一种漂泊，迁移的只是我们的躯体，那么这后一种漂泊，无家可归的将是我们的灵魂。古往今来，为灵魂寻找安身之地，被志士仁人视为最重要的人生使命。我不敢以志士仁人自居，姑且套一句古语作结：微斯城，吾谁与归！

## 海陵洲

一九五〇年，我两岁，随父母来南京定居。

初到南京的几年，我们住在外婆家，下关热河路一百二十八号。那房子以前是外婆开酒店的店堂，因政府实行烟酒专卖，遂歇了业，隔成几间，一大家人住在一起。除了我们家，还有几位姨妈。迎门的堂屋仍然很大。我对南京的最初印象，就是那间大堂屋，可以让表兄弟、表姊妹们尽情奔跑嬉闹。

堂屋贴后墙放着一张八仙桌，是大人们闲坐说话的地方，应该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。有趣的是我对吃饭的情形全无记忆，却能清楚地记得，外婆坐在桌边吃下昼儿，掰给我一角金刚脐。所以二〇一四年写《饥不择食》时，会以金刚脐开篇。

稍大一些，我就会趁大人不注意，溜出大门外去玩。门前是一条小巷，到热河路有一二十米，两边都是简陋的小平房，显得外婆家的房子特别高大。热河路南北走向，所以这房子坐东朝西，北侧便是热河路与建宁路相交处的旧菜场，人多杂乱，孩子们是不许去的。我的兴趣是门旁来来往往的挑水人。当时南京自来水还不普及，外婆家因为开酒店，早就有自来水。好像是二姨父的主意，接了一个水龙头到墙外，就成了个供水站。附近人家时常提了铁皮桶来接一桶水，交一根水筹。也有专门的挑水工，给人家送水，一根扁担两只大木桶，接满了水，弓腰上肩，桑木扁担颤悠悠，桶里的水面也晃悠悠，但是很少有水溅出来。尤其是早晨，等水的人会排成队，二姨就站在门旁招呼，一边收水筹，举手投足真是气派。那龙头上套了个小木盒，开个活门，平时用一把小锁锁着。过了旺市，偶尔有人来买水，大表姐也会从房里摸出钥匙，开龙头放水，然后收人家一根水筹，看得我十分羡慕。

水筹是毛竹片做的，妈妈有时也帮着做水筹，我就在一边看。一指宽的竹片，有的长些，有的短些，刮磨得平滑了，再由二姨父用烧红的炉钩烙上不同的记号，就可以用来换水了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别人要花钱来买这水筹，也不知道外婆要向自来水公司交水费，只是对自制的水筹可以换水感

到神奇。这可以算是我对商品交换的最早思考吧。

印象中旧菜场只去过一次。有天傍晚，听父亲说渔民捕到一只江猪，两个人用扁担抬着，尾巴还在地上拖，足有一人高，正朝旧菜场来了。大家都要去，结果是几个大人领着一帮孩子赶了去。江猪已经横躺在大案板上，被劈得鲜血淋漓！我只看了一眼，就躲到别人后面不敢再看，一辈子都受不了这种血腥场面。十几年后在农村插队，生产队过年杀猪派我看着，因为血先放掉了，开膛破肚就不像那样恐怖。

下关最热闹的地方，是热河路广场，东北角是下关商场，街对面是工人俱乐部，一天到晚熙熙攘攘。当时下关的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，收入相对较高，年轻人也很活跃。晚上下了班，男男女女在广场边跳交谊舞，都穿着彩色花格布的衬衫。妈妈说那是“苏联大花布”。

我对逛商场没有兴趣，但喜欢跟着大人去旧菜场旁边的小戏园子看戏。吃过晚饭，外婆说一声，去看扬州戏啊，母亲和姨妈们会陪着去。其实四五岁的孩子，看戏就是图个热闹。有一回是演锡剧《双推磨》，一男一女在台上抱着磨棍推来推去，大人们不断哄笑，我觉得就跟街边豆腐店里做豆腐一个样，有什么好笑！居然睡着了。印象更深的是工人俱乐部里演木偶戏，不是街头能看到的手彩木偶，而是跟人



公門上唱著双推磨  
我却睡著了

丁酉年晚秋



《双推磨》

一样大的提线木偶。头一晚看的是《火焰山》，孙悟空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像真的一样，晚上兴奋得睡不着。第二天闹着再去，结果是《蚂蚁搬家》，人高马大的蚂蚁们，围着舞台中心的圆柱转圈圈，搬来搬去还搬不完！我数了好一会，怎么也数不清，想起白天看小蚂蚁搬家，数不胜数，也就放弃了。

我们家搬离下关是一九五四年。那年雨水多，到了七月里，几乎天天下雨，就是出着太阳也还是在下雨。爸爸每晚下班回来，总是念叨哪里哪里又淹了。外婆就说，当年造这房子时地基打得高，她在这住了一辈子，屋里从没进过水。七月中旬，气象预报说台风要来。大人们都不去单位上班了，轮流上江堤抗洪。邻居们一家家忙着在门前砌小坝，有的人家已经在用木瓢朝外舀水。外婆照旧笃笃定定，坐在八仙桌旁吃下昼儿。

到傍晚，街面上的水，齐我们家的地面了。

这下一家人慌了神。二姨父不知从哪弄来一袋黄沙，可找不到水泥，只好先拿黄沙在门槛外堆出一道小坝，坝上又压上一排旧砖。父亲回来看见，说这不管用，水会从沙里渗过来。于是改用三条长凳横卧在门内，凳外排砖，缝隙用旧衣服塞严实了，看起来够坚固。然而到吃晚饭时，水就进

家了，薄薄的平平的，在灯光下闪亮，像是青砖地面上铺了层玻璃。我和表兄弟们穿着鞞板儿，兴高采烈地在堂屋里跑，把水溅得到处都是。

大人们决定让我们上床睡觉，不要影响他们商讨防涝大计。妈妈提出疑问，眼看水还在涨，夜里下床会不会滑跌倒？还有水里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咬了我们的脚丫巴？爸爸主意多，把五斗橱、写字台的抽屉取下，反扣在地上，连成了一座“桥”。我立时就要尝试，在“桥”上走了几个来回，证明此法切实可行，这才安心去睡。

半夜里做梦，梦见自己在水里跑，不小心摔了个仰八叉，怎么也爬不起来，背上全被水浸湿了，冰冰凉。正挣扎着，醒了，发现真的睡在了水中，是水漫到床上来了。大呼小叫地喊妈妈，妈妈开了灯，只觉得房子一下矮了许多。抽屉和鞞板浮在水面上，“桥”变成了“船”。爸爸把我抱上大床，大床比我的小床高几厘米，床面离水也已不远。我坐在床边，用两只脚划水，大“船”小“船”漂来荡去，逗得弟弟妹妹十分开心。

被惊起的大人们赶紧收拾东西，把怕受潮的衣物尽量朝高处放。其实谁也不知道水究竟会涨到多高，只是图个心安罢了。外婆担心是长江决堤，爸爸和姨父都说不像，决堤